

湖湘

〔清〕杨嗣昌 撰 梁颂成 辑校

杨嗣昌集

二

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 岳麓书社

文库



〔明〕杨嗣昌 撰
梁颂成 辑校

杨嗣昌集

二

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
岳麓书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杨嗣昌集/(明)杨嗣昌撰;梁颂成辑校.—长沙:岳麓书社,

2008

ISBN 978-7-80761-102-8

I. 杨… II. ①杨…②梁… III. ①杨嗣昌(1588~1641)—文集

IV. Z424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162722 号



湖湘文库

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

杨嗣昌集〔上、下〕

著 者 [明]杨嗣昌

点 校 者 梁颂成

责任编辑 马美著

整体设计 郭天民

出版发行 岳麓书社

地 址 湖南省长沙市爱民路 47 号

电 话 0731—8885616(邮购)

邮 编 410006

网 址 www.yueluhistory.com

印 刷 长沙化勘印刷有限公司

装 订 长沙化勘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08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960mm×640mm 1/16

印 张 96

字 数 1118 千字

书 号 ISBN978-7-80761-102-8/G·668

定 价 230.00 元

ISBN 978-7-80761-102-8



9 787807 611028 >

新
平
史
學

PDG

卷之三十

疏

再议增整部标疏

703

本月十三日御前发下红本，该臣题为增整部标等事。奉圣旨：部标八营应否骤增一万五千人数，九边四海智勇奇杰应否俱置部标，还再酌议具奏。钦此。

钦遵恭捧到部，该臣看得臣部职专调度，九边腹里之兵皆其兵，原不必以标兵为兵者也。考之《会典》：景泰、弘治年间，臣部尚书常领提督京营之事，则虽无标兵，而亦与标兵同用。自嘉靖中专设协理侍郎，而尚书不复典兵。臣部于是乎无兵久矣。边烽内讧，有如近者十三年犯陵京，畿辅岌岌望援，盖前此之所未闻。臣部调度虽切，呼应不灵，缓急遂无一可仗。而骄兵懦将御之无术，鼓之不前，至奉上方威灵，亦成虚拥。则披坚执锐，蹈火赴汤，率先边吏，似非臣部尚书不可。而臣所以感慨图维，欲请增整部标一万五千人数，为是故也。虽时拙未能举赢，而有备乃为无患。既经临渴于今日，敢迟蓄艾于将来？蒙圣问应否骤增，亦不敢擅专裁定。

惟是马兵练战应如臣议，一将领三百人，置火兵六十，书记跟伴二十。其将不拘参游都守，惟选真正敢战者充之。厚其廩饩，

鼓其用命。苟非其人，立选更易，此不分京边可行者也。查《会典》：万历五年，通选各营精壮兵，六副将各与三百名；十战兵营各增三百名。是即臣愚之意，亦相仿佛。兵多则老弱易杂，止于三百名而选练不得不精；兵多则节制难行，止于三百名而纪律不敢不肃；兵多则号令难一，止于三百名而进退不敢不齐；兵多则诛赏难遍，止于三百名而功令不忧不信。一将如此，将将皆然；一营如此，营营皆然。此所谓有制之兵，实实有当烽之用者也。

其九边四海奇杰俱置部标，仍备九边四海，有急则一呼遣之，所谓无事如云如雨，有警如取如携。原不止为部标之用，盖欲破债帅之积习，必量设养廉之先资。使贫士皆得奋身，则英材不致裹足。其有裨于九边四海宏矣。

臣愚见如此，可否实行，不敢自执，惟祈圣鉴特裁施行。

崇祯十一年十二月十七日。奉圣旨：练战说得是。一将领兵三百，杂役八十，精选实练，务期堪战。京营一、六、四标，三提督及勇卫两督理，准各置二枝。应补缺，应增额，各著酌安奏夺。

紧急军机疏

本月十八日，臣适接督察首臣刘宇亮手书，谓据总兵刘光祚报，本月二十日总督卢象升、总兵虎大威之兵在于巨鹿南十八里贾村被敌四面攻破，卢、虎皆未卜下落。敌尚欲攻临清，回趋旧路出口，已经具奏等因。臣不胜痛愤，连日所忧惟此兵溃决一节，而今果然也。

犹幸侍郎孙传庭先奉协剿成命，近在晋州，堪以接手收拾溃残，重整营垒，必于传庭是赖。其总兵杨国柱先往顺德，总兵王朴星调入关，俱听传庭调度，随方应变。时恐撰敕不及，请以谕

旨行之。宣督陈新甲应行速调，随其所近关隘，驰入真保之间，一同协剿。总监高起潜提兵鸡泽间，因彼合股曲周馆陶，离临清四十里扎营。该监复回临清，有登抚杨文岳书报到部，则彼一闯临清，方回旧路，德州、天津一带紧要宜防。东抚颜继祖见在德州，不宜轻动。津镇刘复戎回顾本信，势不容迟。首臣书谓宣、大、山西兵皆被衄，此外更何所恃？总兵祖大寿所统精锐似不容不调发。前朱臣请令，繇蓟州、天津一路且迎且截，相机而行。盖真保残破几尽，惟此路稍完，彼或趋此为出口计也。

正具奏间，侍郎孙传庭塘报又到。除另本具题外，其手书谓州县炮打官兵，不容近城，又不接济粮草，千呼万呼，付之不闻。虽屡奉严飭，竟无如地方何，此实用兵之大害。臣谓非责巡按御史催粮不可。统祈圣鉴施行。

崇祯十一年十二月十八日。

山松曰：按，此奏奉旨云，既忧该督兵溃，如何不行早易？还著奏明。惜全旨失抄。

巨鹿失利疏

窃臣自烽入犯，极知罪重丘山，应奏乞请处分。皆荷圣慈曲垂恩贷，臣呕心日夕，冀图补救分毫，而不知其不能也。日望援师一战，驱剿成功，岂期锋刃甫交，溃败立见。昨闻巨鹿失利，总督卢象升未卜存否何如。而微臣之罪自是万万难赎，微臣之身自是万万难容，微臣之心之血亦自是万无可呕，万难图报。惟有力请斧钺，以谢皇恩，以昭国法，并以求无愧于象升而已。

臣狗马痴朴，从不敢为饬词，罪戾昭彰，断不敢徼宽典流放窜殛，惟圣裁立赐处分，臣负罪今生，报恩来世，实甘心瞑

目者也。

崇祯十一年十二月十八日奏。

遵旨奏明疏

顷蒙御前发下红本，该臣题为紧急军机事。节奉圣旨：既忧该督兵溃，如何不行早易？还著奏明。钦此。臣伏读悚惶，极知万罪无地自容，昨已力请斧钺，犹蒙圣慈著臣奏明。

706 臣敢奏言：军中易将与寻常无事不同。寻常可以革任料理，等候新官从容交代。军中咫尺敌人，利害安危界在呼吸。动一主将，易使人心惶惑，顷刻欢哗。远者不具论，只如崇祯二年，逮一袁崇焕，东兵立刻溃回。事在眉睫，臣前具奏所谓勉尽心言而言之，终不敢尽。又谓心可得忧口不可得言，正此故也。

又首臣刘宇亮忠愤请缨，言辞激切，远播千里之外。臣恐将士遥闻，以为此来不知若何行法，若何用威，亦易暗激军心，别生他衅。且首臣夙负知兵之学，诚迈等伦，若论亲历行间，方始今日。臣故请令孙传庭即军中往代象升之任，犹俟首臣督察密切以闻。盖踌躇数四，必传庭近就象升，首臣近就传庭，而后可以多方弹压，顷刻推移。诚虑畏敌如虎之兵，必有一朝溃决之患。况该督已遣宣帅援顺德，云帅出倒马，仅与西帅虎大威俱。所统宁武之兵，尤最易于哗溃者，不得不设心笼驭，跼踵消弭。而不意两臣未至之间，象升已遇敌而溃也。

臣幽忧有心，补救无术，极知万罪无地自容。谨遵旨奏明，并申请斧钺。臣无任席稿彷徨，待命之至。

崇祯十一年十二月十九日题。

臣罪甚深镌级犹薄疏

本月十九日兵科抄出该臣奏，为援师失利，臣罪益增，力请圣断，以昭国法事。奉圣旨：卢象升前既虚逗，使城邑多残。今又失算，使大军挫衄。卿职任中枢，岂能辞责？既自请处分，著降三级戴罪，还著悉心制胜，以抒愤耻。该部知道。钦此。

钦遵抄出到臣，该臣恭设香案，跪读明纶，不胜汗悚，不胜感泣，即拟报名廷谢。问：窃念臣罪至重，不减于丘山。天恩特宽，有逾于覆载。臣即踉跄趋谢，是或以皇上处分为已足，微臣心志为已安。而且苟免一时，再求充位也。臣虽草野，颇具肝肠，仰戴苍穹，极知分愿有难副之职，因呼牛呼马而不辞，有应服之辜，即如鹿如鸡而敢避。况十年中外，已全枯一寸之血心；而此日封疆，敢漫引千钧于毫发。此臣彷徨祇惧，不容不乞天恩尽法严谴，而无敢以蚊负蛭驰，再滋贻误者也。

夫恩胜于威，主上尚存其优礼；而罚轻于罪，微臣深凜于怀刑。用敢不避烦聒，再干宸严。臣何任俯伏，待命之至。

崇祯十一年十二月二十日。奉圣旨：边氛孔棘，中枢重任，卿宜遵旨。即出力图制胜，不必频请致误。该部知道。

摘复司官条议疏

该臣前具再陈内备实著之疏，内举司官沈迅条议大端。节奉圣旨：沈迅各疏有可行者，另与摘复。钦此。

臣于是知天高听卑，凡有一言当于实用，虑无不蒙采纳施行者也。因思司官沈迅条奏之言，洞明利害，剖破拘挛，其可行非

止一端，而最急无如用人之一著。其谓急忙实落做事，与从容捃摭条陈者不同；未经历练，与备尝险阻者不同。为今之计，必将见在治兵诸臣，拔其功多劳著、众共推服者，以贤之大小任边之冲级，宁长才短驭而使才有余于任，勿纒短汲深而使任有余于才。与夫近畿道府有司，不当泛常推选，当逐处打算，逐个拣选，称此任者留之，不胜此任者去之，不可一处放松，一个塞白充数。皆剴切的当言之，速宜见之行事。而其职掌有属，非臣部所敢专也。

臣日夜忧思，惟蓟督、保督、保抚未推未用，不知能否得人，堪否办此边腹大事？如此人不当，此位成虚，即一切拯溺救焚，修矛捍圉之事无从措手。而我陵京、畿辅，更将恃何者金汤？社稷生灵更将属何人为保障？是可不为寒心之甚哉！至于督抚而下分任，无如监司。查顺、永二府，辖州县三十三，设关、永、遵、蓟、密、昌、通、霸八道，何其太密！保、河、真、顺、广、大六府，辖州县九十九，仅津、易、井、大四道，何其太疏！夫固曰边腹有异耳。而以观今日，何边何腹，何异何同！惟平时狃于其腹，而安富尊荣之是居，至有警一旦如边，而修练备储之莫恃，故令城郭丘墟生灵涂炭至此。臣以为必如外省之制，增设守巡，割分信地，倍四道而八之，庶可革前事之疏虞，绸后来之牖户。而道府之任，须选堪继节钺者充之；州县之官，尽取经治繁难者调之。如此，庶上下精神，层层贯彻，率作兴事，不难省成。予以销萌御侮，实有攸赖矣。

然非圣鉴必行如讯，所谓逐处打算，逐个拣选，责成当事，必勿放松塞白，则亦安能有毫末之效也？此件科抄未到，而臣权衡急著，无逾于此，敢遵旨先摘请命。其余款，仍俟另复施行。

崇祯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题。

巨鹿屡报未详疏

窃照巨鹿贾庄之失，臣于本月十八日先接首臣刘宇亮寄到刘光祚数字，中言卢督师、虎总兵镇皆未卜下落。及至十九日再接奏稿，则言督臣致命虎、杨二镇冲破，宁武田将官尚存。又次二十日三接奏稿，则言宣、山二帅及李重镇等俱得溃围，督臣扶掖上马者，再竟致命焉。又次二十一日接待郎孙传庭手书，有守备何鸣陞稟称，杨国柱与虎大威今俱见在等语。又接分监陈镇彝揭帖，言卢督师兵马十一日与彼对敌，得胜。十二日，彼勾大队来，将卢总督兵马损伤，特多逃窜等因。又言十二日敌四面围住，卯时恶攻，大炮打死许多，不退。至午时，将大队自西冲入，举火惊乱卢督师。杨、虎二将未知存否等因。

709

是其前后情形，无臣部差官张国瑞、董光裕言亦有合。而阳和、宣、山将领尚多，某某见在何处，某某毕竟无存，终未确然也。但据报存之中，如杨国柱、虎大威乃堂堂两大镇帅，而李重镇则节制中营副总兵，为该督标下贴身之将。此三人者，夫非应与该督进退存亡，而不失其正者乎？胡为一战而溃，东去西飞，置该督于万众之中，而竟以孑身殉难也？平时之指臂不灵，临敌之心肠各别。镇将不忠于总督，则又何以令偏将溃逃？首见于元戎，则又何以先士卒？今而后不能行法，则必不能治军；不能治军，则必不能克敌。臣职掌所在，据法请裁，无他说也。

若守臣之议，从敌入口以来，将士□多恒避。仅虎大威、杨国柱二三人较觉敢前，似与吴国□差异。欲恳圣恩，暂宥重削，姑责图功，是又一道。抑今新督□已经奉命，其用将亦必有方。若令溃将招兵重整杀敌，某能收后效以盖前愆，某益罔后功而重前罪。与首臣不时奏闻，朝廷之诛赏仍在是，或可行，然此皆主

上恩威。如崇祯二年，出马如龙于狱，卒成恢剿之功，乃非常之妙用，非臣部所敢干也。且首臣酌陈要务疏，奉明旨，即此事无容别议。谨祈圣鉴施行。

崇祯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题。

摘复司官条奏第三款疏

该臣看得司官沈迅条议第三款，为酌变畿县之民以为兵而责之守，以省贼至请援而处处分我现力，及予兵不受而恐其不守资敌之忧，乃今日第一要务。从来言练乡勇练民兵者，皆属空谈，无有实著。而此则其实著在畿内，犹宜急行，不可一日稽缓者也。

其言战守，原系两项。战须有战之人，守须有守之人，不可混为一事，使纸上之兵多而行间之兵少，平日之兵多而临期之兵少。此在兵法，所谓守权必出者不守，守者不出，而后能各治其事。又言今岁调到客主兵丁为数十万有余，而行间实用者不过四五万人。原数甚多，而用数甚少，皆因州县无兵以守，故处处讨兵，处处分兵。零星分拨，无所不寡。此则因守累战，兵分而战不成其战；至分无可分，而守不成其守。战守两累，有兵全等无兵，则平时不曾议守之过也。

又言为今之计，宜将顺、永二府所辖州县，按其大小派练民兵，不可少也。少不济事，有名无实。大县当用五千，小县当用三千，一府当用万人。此即守权之说。城一丈，十人守之。出者不守，守者不出。千（人）〔丈〕之城，则万人之守，古有定制。今不分府、州、县，但以城之丈尺制兵之多寡，则靡不定矣。有兵而无粮，尘饭土羹，岂堪宿饱？故有拨派丁鞭，使之半备衣甲器械，半以本色纳官，预储粮料草束之议。有粮而无寓，野栖露

宿，何以顾家？故有酌给城守寺观闲地，使之自筑家室，有紧即移妻孥财粟入居之议。信能如是，则孔子所谓“足食足兵，民信之矣”。不特教练之民为兵，虽不练之民亦可相助为守，而靡不有固志也。

府、州、县守兵既足，则额设各边马步，一名便是一名，十万便是十万，专备剿御，并无拨派此处一千彼处一千、今日防东明日防西之病，亦无予兵不受恐其不守资贼、间或龟勉受兵而又恐兵骚粮乏之病。如迅之言，岂非实实保障之善经哉？然非特迅言之也，副总兵杨德政议化民为兵正同此意，臣特以其裁文出缺，职在吏部，非臣部所敢专。昨奉明旨，郡邑裁置募练，依议速行。应裁各官，回部另用，则是圣鉴已断然行之。有官不可无兵，有兵不可无粮无寓，又相因一定之理。而德政所言量加地亩取税，牙行富义捐资，居民绝产，设法通融，皆为工食之用，此尤措饷之权宜。

711

沈迅言采先臣丘濬《大学衍义补》一书，将顺、永、保、河、真定五府尽变为民兵，可得四五十万，斯乃强国之根本。抑又不特二臣言之也，臣前议增保督练民兵以守畿赤，控河北以护山东，即是此著。甫开其端，未竟其委。今得二臣之说，正可推演行之。吃紧在定粮饷，必有实落款项，长久可行，然后可以议募练。不然而枵腹荷戈，瞋目语谁，是阶之乱也。

若因循故套，以说食不饱之饷，设有名无实之兵，则武官可以不置，文职可以不裁。而一或不戒，州县城必不可守。臣不敢不明白声说，恳祈圣鉴，特敕户部集畿辅、河北、山东缙绅公议详妥，立请裁决施行。

崇祯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。奉圣旨：修练储备，各府、州、县果能遵旨实行，自足为守。这变民为兵，拨派丁鞭，关系甚大，有无

窒碍？是否真堪济事？该部还再酌妥，具奏。

山松曰：按此前尚有摘复司官条议第二、第四款之疏，历中不载，只载其复题一疏请设监军御史一事，不甚紧要，因不录。

复关抚汇查东协堵御之功疏

712

该臣看得今岁边烽从中西二协入口，而东协宴然不惊，不可谓非封疆诸臣守御之力，然边烽尚未出口，非叙功之时也。其续犯关外中后地方，亦有哨骑到中前及片石等处，因见我兵防御，旋即引回，未尝实有攻关之事。该抚冯任急叙文武等官至二百一十二员，抑何冒滥之甚乎！此案不早行勘，将来虚实难凭，反谓臣部沮抑，滋之口实。请乞圣明行巡按顺天御史，逐一勘明。要见边烽果于何月何日引若干兵马突犯东协关门何处信地？果否将士对垒？有无擒斩真功？某某应升，某某应赏，逐一勘册奏闻以凭，臣部议复。如无真正功册，应否急将二百余员冒滥升赏，亦要奏明，勿作含糊两可之说，是所望也。

再照巡抚□任，行年六十八岁，臣恐精力衰迈，难以久柱雄关，不得不请圣裁易之。凡为封疆至计，愆于总督吴阿衡、巡抚陈祖苞，去岁经臣纠劾，而易之不早，犹恐一误再误耳。今该抚一疏两疏，呶呶刺讥，不曰不知何事为臣所参，则曰一已违时，至被颠倒。臣疏见在御前，曾参该抚何事，抑敢颠倒何人乎？或者该抚元老壮犹，不服致仕，请祈圣明特召还朝，即授中枢之任，庶尽展其报国之壮心，而臣亦免干蔽贤之大罪矣。谨因疏内叙功，有关万世公案等语，附陈□听，惟祈裁察施行。

崇祯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题。

节序将新疏

窃今岁聿云暮，节序将新，内烽未出，外衅难防。臣躬负万罪，蒙恩矜宥，屡旨责减担当，则有事不敢不言，有言不敢不尽，臣之职也。是以臣于蓟、保抚督，再三请命，务求得人。而今密抚革任，缺又出矣。徒以地论，密边保腹，似腹不若边之难。

兼论时势，密辖四路，仅残其一。保辖百城，残毁甚多。且人不知兵事无一备，从头整顿，殊费拮据。故密抚之任，得一边道警敏者足以胜之；而保抚之任，则非大有魄力负荷艰难肯下工夫图维久大者，不能胜也。臣前请召洪承畴、傅宗龙、杨文岳三臣奉旨，准承畴带兵入卫，余且暂止。臣未敢申言，而今推保抚，未蒙点用，则恐所推者难尽一时之才，或未实见施为之效耳。臣于宗龙、文岳之外再举二人，如宋贤、刘令誉，做事具见实心，料敌雅谙机用，必借轻车熟路，以安畿辅黔黎。或此四臣之中，尽堪选择，而使不然，臣惧担重手生，未遽能善其事也。

至于畿内兵道，奉旨准增二员，或者真定府之三十二州县，当增一员；顺广大之二十九州县，当增一员。而保河辖少，姑在所缓乎。然以臣愚再思，河间十八州县，以一道辖之，固不为少，但该道驻扎不宜偏在天津。以天津有巡抚，有饷道餉司，尽足弹压重地。而移该道驻沧、景之间，则适中扼要，可以兼顾，不必议增可也。保定二十州县，虽亦一道可辖，该道驻易州，扼守紫荆关隘，难以兼顾腹心，增设一道于迤南州县之中，斯为完备。此似仍不可少者也。

推之边道，中西二协失事略同。臣纠解任听勘，先遵化之李榭，而后密云之黄裳吉者，以榭当烽入后未见作为，裳吉先在围城时有奏报，犹似彼善于此。乃前则总监勘而总兵逮，今则巡抚

革而知县提矣。同城之内，裳吉非事外之人，解任处分似难待事平之后也。又臣前面奏阳和道寔可进，历冲边十二三年，推巡抚亦三四次。本劳苦荒塞之人，而今挂长安之议，不进不退。疆事谓何？宜敕吏部一面查奏，一面出缺选材而补之可也。

凡此数事，皆望圣明特敕于岁节前料理，以免因循迟误。臣既奉担当之责，不敢避烦黷之嫌，恳祈圣明垂鉴施行。

崇祯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。奉圣旨：黄裳吉革了任查处，具奏。寔可进解任回籍，员缺俱行速补。移设道臣依议。宋贤、刘令誉见抚要地，何得轻议？另速确举。

再议司官条议第三款疏

本月二十五日御前发下红本，该本部题为摘复司官条议第三款等事。奉圣旨：修练储备，各府、州、县果能遵旨力行，自足为守。这变民为兵，拨派丁鞭，关系甚大，有无窒碍，真堪济事？该部还再酌妥具奏。钦此。

钦遵恭捧到部，该臣看得修练储备，明旨申饬，连年地方茫无实效者，何也？以无下手功夫，责成分数，故相率以虚文搪塞，无复可稽耳。今变化民兵，才实讲“练”之一字，而“储”字“备”字事理相同，自然兼举。惟“□”字须另议耳。诚知拨派丁粮非常举动，未能言出即行。然国家定鼎于此，与边烽仅隔一墙，伸马便到腹心根本之地，岂是苟且因循虚文搪塞，可为圣子神孙亿万年不拔之计？向使丘濬之议行于先朝全盛之时，我皇上垂拱衣裳，岂致有频年抢壤宵旰焦劳之理？惟先朝臣子未免因循以至于此。今日不图变计，恐更无改作之时矣。

畿辅之地，古燕赵之邦，所称悲歌慷慨气韵沉雄，原不乏敢

战之士。即今探凡赤白啸聚，萑蒲椎埋劫杀，实繁有徒，若收拾变化尽作民兵，不惟辅国成强，抑且卫民除蠹。苟失此，不图兵灾之余，生理鲜少，行见盗贼起于内，边烽汙于外，事有万万难为者。若因而用之，人战家守，强干弱枝，利害天渊，宜待言说？但派拨丁粮，尚当详议，此事大事，非臣一部之所能专。张官置吏，须赖冢卿体国经野，更烦司计，诚得老成长虑，共济同心，为主上十分焦劳，子孙深画久远，则亦非必不可为之事也。

至于非常之原，黎民所惧，巨室所慕，为政不难。故臣因请集畿辅、河北、山东缙绅公议，亦断不可已之事。虽未必言人人同，而三占从二，舍短取长，必有堪资采择者。不然，而果不动一草一木，不劳一人一马，太平可以自致，边烽可以自灭，是真沈迅所谓“齷齪畜生，不知祖宗立国本意”者也。其又何足与谋？臣谨再酌复请，恭祈圣鉴裁夺，将沈迅、杨德政及臣前后复本刊布，集议施行。

崇祯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。

冒罪祈恩疏

臣昨接邸报，见南京兵部尚书范景文有明白具奏之疏，奉旨著该部院议处。臣不胜彷徨。念景文公疏为黄道周等而发，而道周等之蒙处分，实因臣而起。臣本以弩劣，勉承恩命，谊无所逃。亦即以弩劣不厌輿情，衅有自召。今边烽深入，剿御无方，臣千罪万罪，更无所逃；千言万言，更有自召。必不止于黄道周、范景文等使朝堂聚讼，闾巷心非，皆在臣一身。仰负皇上知人之明，更伤皇上听言之量。他日书之史册，传之无穷，臣虽身膏斧钺，何能赎万一也！

用敢被心沥血，冒罪恳恩，仰乞皇上特宥范景文，免赐处分。并推恩及成勇，免其提问。黄道周等次第召还，使簿海内外咸颂圣明，天地覆载之大，雷雨赦解之仁，书之史册，为崇祯十二年第一新政，万古美谈。斯臣心所深愿，而不敢显露此章，以蹈沽名市色之愆也。

崇祯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奏。

申明济南之失疏残

边烽初入，臣部调东抚颜继祖由德州河间进至霸州，原是正理。烽既南下，仍由霸州回德州，即其本信。乃该抚初具塘报一疏，谓德州未有重臣，未可恃以无恐，当令登抚杨文岳趋德州，按臣宋学朱驻定省城，镇臣倪宠专驻河干，河臣周鼎仍驻临清。此按臣驻省，自该抚发之。该按宋学朱遵旨护省一疏，谓抚臣移镇以后，通省全局，与省会要区皆一身肩之。登抚先已驻德，今复奉旨驻临，抚臣问道回信，诚防德最得力之著。保德乃可保临，保临、德乃保神京，保天下之血脉。

镇臣倪宠宜驻徐、宿，为河上长城，万不可令其前来策应，且另揭移。臣谓登抚驻临，则颜抚自应驻德。德之四十万监课，数十万漕粮，敌岂能忘情？适见颜抚以回省请，则德将付之谁？况防德即防省也。此臣部调颜抚回省，而按臣坚请防德，虽按臣驻省，抚臣驻德，而臣部于济、兗、东、青亦曾通飭应防之地，臣部虽不能悬决于千里之外，而未尝不早计于二旬之前。但以红本未得抄传，恐部院诸臣无凭议拟，臣不得不揭一二节目之大者，请付廷议。

崇祯十二年正月十六日题。